

國家重點學科 · 四川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學科點 主辦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 · 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

# 中國俗文化研究

• 第五輯 •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國家重點學科·四川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學科點 主辦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

# 中國俗文化研究

---

第五輯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國俗文化研究. 5 / 項楚主編. ——成都: 巴蜀書社,  
2009. 3

ISBN 978-7-80752-313-0

I. 中... II. 項... III. 文化—中國—文集 IV. G122-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9)第 026872 號

中國俗文化研究(第五輯)

項 楚 主編

- 
- |      |                                                         |
|------|---------------------------------------------------------|
| 責任編輯 | 王大厚 況正兵                                                 |
| 責任校對 | 李 嘉                                                     |
| 出 版  | 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出版                                           |
|      | 地址: 成都市槐樹街 2 號 郵政編碼: 610031                             |
|      | 總編室電話: (028)86259397                                    |
|      | 發行科電話: (028)86259422 86259423                           |
|      | 網 址: <a href="http://www.bsbook.com">www.bsbook.com</a> |
| 發 行  | 巴蜀書社                                                    |
| 印 刷  | 成都蜀通印務有限責任公司                                            |
|      | 地 址: 成都市二仙橋東三段 5 號                                      |
|      | 電 話: (028)84122206                                      |
| 版 次  |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
| 印 次  |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
| 成品尺寸 | 260mm×185mm                                             |
| 印 張  | 18                                                      |
| 字 數  | 450 千                                                   |
| 書 號  | ISBN 978-7-80752-313-0                                  |
| 定 價  | 35.00 圓                                                 |
-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 請與工廠聯繫調換

# 《中國俗文化研究》學術委員會

章培恒（主任）（復旦大學）

姜伯勤（中山大學）

項 楚（四川大學）

王小盾（四川師範大學）

張涌泉（浙江大學）

董志翹（南京師範大學）

周裕鍇（四川大學）

## 中國俗文化研究

主 編：

項 楚（四川大學）

本輯執行主編：

張 勇（張子開）（四川大學）

# 目 錄

## 俗信仰研究

|                                     |              |
|-------------------------------------|--------------|
| 唐五代“五道將軍”信仰之發展                      |              |
| ——以敦煌文獻圖像為核心 .....                  | 鄭阿財 ( 1 )    |
| 大足石刻與傅大士 .....                      | 楊 雄 (18)     |
| 漢晉時期青州地區的宗教活動與民間傳說 .....            | 王 青 (27)     |
| 許遜形象的構建及其意義 .....                   | 許 蔚 (35)     |
| 中國民間忌見動物交配的信仰與習俗 .....              | 李金蓮 朱和雙 (54) |
| “香”的階序性                             |              |
| ——今日民間宗教儀式的實地觀察 .....               | 石 峰 (67)     |
| 一本萬殊：中國民間信仰的本體反思 .....              | 關長龍 (77)     |
| 關公信仰的四裔化                            |              |
| ——以近代以來西藏及其毗鄰藏區的關公崇拜及主要關帝廟為中心 ..... |              |
| .....                               | 王 川 劉 波 (87) |

## 俗語言研究

|                                |               |
|--------------------------------|---------------|
| 敦煌本《千字文》敘錄 .....               | 張涌泉 張新朋 (112) |
| 從“剪綵”到“小綵”“小李”和“二流子”           |               |
| ——明清以來一組有關小偷和不務正業者的同源俗語詞 ..... | 俞理明 (136)     |
| 《王梵志詩校注》斟補 .....               | 武建宇 (144)     |
| 漢民族民俗對漢語名物詞命名與認知的影響 .....      | 劉興均 金薰鎬 (147) |
| 雅俗共賞                           |               |
| ——吐魯番出土文書的語言系統 .....           | 王啟濤 (167)     |
| 民俗學習劄記                         |               |
| ——“攔門”“撒帳”婚俗說略 .....           | 雷漢卿 (174)     |
| 明清俗語辭書研究的現狀與展望 .....           | 曾昭聰 (181)     |

## 俗文學研究

|                         |           |
|-------------------------|-----------|
| 敦煌邊塞文學中“靈鵲報喜”風俗初探 ..... | 朱鳳玉 (188) |
|-------------------------|-----------|

《俳諧集》與《諧噱錄》考辨

- (附《諧噱錄》校證) ..... 羅 寧 (196)
- 宋代志怪小說與民間宗教信仰的互動 ..... 凌郁之 (207)
- 論四川廣元射箭提陽戲《孟姜女》的獨創性 ..... 俞天鵬 (214)

俗文獻及其他俗文化研究

- 《山海經》文獻性質綜論 ..... 李道和 (220)
- 漢畫像中的“玉兔搗藥”  
——兼論神話傳說的借用與複合現象 ..... 劉惠萍 (237)
- 段子管窺 ..... 杜偉偉 姜劍雲 (254)
- 鍾敬文與“民俗文化學”創立的意義 ..... 王功龍 張殿典 (261)

書刊品評

- 唐五代佛寺的發展及近年來的研究狀況  
——兼評李芳民《唐五代佛寺輯考》 ..... 沈文凡 楊妹美 (270)
- 用西北方言佐證明清俗語詞，大有可為  
——評《近代方俗詞叢考》 ..... 周志鋒 (276)
- 編輯部劄記 ..... (282)
- 稿約 ..... (283)

# 唐五代“五道將軍”信仰之發展

——以敦煌文獻圖像為核心

鄭阿財

(南華大學 文學系, 台灣省 嘉義縣)

**提要：**“五道將軍”是唐五代時期民間信仰中廣為流傳的冥界神明。六朝隋唐志怪小說、明清通俗小說每有提及，甚至民間也有五道廟的存在，顯示五道將軍在中國民間信仰與民間文學中有值得深入探索的意涵。本文主要結合歷代佛教經典、文學文獻、敦煌文獻及石刻、壁畫、絹畫等中的圖像，嘗試作一系統論述。

分別從佛教經典中的五道大神、敦煌寫本中的五道大神及壁畫、絹畫等圖像中所見的五道大神論述其形象的發展。以為：佛教掌管五道輪迴的冥司為一人，中國分掌五路的神明為五人，五道大神具武夫形象，所以後來又稱為“五道將軍”。唐宋時期地藏與十王信仰流行，因此又合五道將軍與轉輪王為一而稱為“五道轉輪王”。唐宋十王圖中，唯十殿五道轉輪王作武將形象，其餘九殿各王均作文官或帝王裝扮。

**關鍵詞：**五道將軍 五道大神 敦煌文獻 唐代

## 一、前言

“五道將軍”又稱“五道大神”，是唐五代時期民間信仰中廣為流傳的冥界神明。一般以為與中國古代的泰山府君、道教的司命、佛教閻羅王的職司相近，專門掌管死鬼之事。六朝隋唐志怪小說、明清通俗小說每有提及，甚至民間也有五道廟的存在，顯示五道將軍在中國民間信仰與民間文學中有值得深入探索的意涵。

1993年我在香港舉辦的“第三十四屆亞洲及北非研究國際學術會議”上，宣讀《敦煌寫本〈懺悔滅罪金光明經傳〉研究》<sup>[1]</sup>論文，傳中便有閻羅王“帖五道大神檢化形案”事。同時在我敘錄的25件敦煌寫本《懺悔滅罪金光明經傳》中，英藏S.2981寫卷卷末題記也有“並同莊嚴平等大王、五道將軍、太山府君……等”。這激起我對“五道將軍”信仰的關注，不過因為當時研究課題集中在《敦煌靈驗記》的整理、研究，只好暫時擱置；然而關注之心並沒中斷，不論在敦煌靈驗記或疑偽經，乃至俗文學的教學和研究中仍舊是持續蒐羅相關資料，連類所及，不斷擴大，同時對於相關研究與問題也多所涉獵。

[1] 《敦煌寫卷懺悔滅罪金光明經傳初探》，《慶祝潘石禪先生九秩華誕敦煌學特刊》，臺北：文津出版社，1996年9月，第581—602頁。

1998年撰寫《敦煌寫本道明和尚還魂故事研究》<sup>[1]</sup>，文中引用美國華盛頓弗利爾美術館（Freer Gallery of Art）藏的敦煌絹畫披帽地藏圖，見有“五道將軍”榜題，並有五道將軍的畫像，乃亟思對此問題進行探討；無奈教學、研究加重，雜事紛呈，倏忽又過多年。顧此課題涉及泰山及十王信仰等，學界研究者多<sup>[2]</sup>，其間對五道大神較少論述，即使偶有觸及，也大多是簡略介紹，或一筆帶過，甚或隻字不提。日本的小田義久則是對此論題較早關注且有專文的一位<sup>[3]</sup>，不過，其論文主要是根據吐魯番文書中幾件隨葬衣物疏，引證漢譯佛典來考論“五道大神”，屬唐前五道大神的初型；晚近賈二強在《唐宋民間信仰》一書中，立有小節論及“五道將軍”<sup>[4]</sup>，大抵在小田義久的基礎上，引述《太平廣記》中有關“五道大神”的幾則筆記小說，介紹唐宋民間信仰的情形而已。英國杜德橋（G. Dadbridge）《唐代前後的五道將軍》<sup>[5]</sup>則是根據小田義久的《五道大神考》略作補充說明。整體而論，對於“五道大神”與“五道將軍”、“五道轉輪王”的關係與發展等，似乎還有待探究。乃不揣淺陋，特將沈潛多年的想法，結合歷代佛教經典、文學文獻、敦煌文獻及石刻、壁畫、絹畫等圖像，嘗試作一系統論述，草撰此文；既高舉前修，亦復竭盡瓶管，尚祈方家，有以教之。

## 二、佛教經典中的五道大神

佛教有六道輪迴的說法，即天道、人道、阿修羅道、畜生道、餓鬼道、地獄道。而除去阿修羅道則為五道輪迴。中國本土的道教與佛教接觸之後，便開始彼此影響，相互學習；到了後期，道教的發展吸收佛教教義，也有了“轉輪五道”的輪迴之說。在此同時，中國民間信仰中治鬼的神明泰山府君，也在佛教傳入中國後，受到佛教冥間閻羅王的影響，地位大大鬆動，從開始的相互抗衡到融合，而終致最後的取代，成為佛道世界中的冥王。

佛教東傳，首要之務乃在佛典的翻譯，以提供信仰的內容與弘法的依據。然而佛教終究是外來的宗教，經典內容自有其文化特性，因此在早期佛經的翻譯過程中，當面對與中國固有文化相抵觸，或中土所無的思想概念、名物時，權宜方便的手法，就是依傍假借中

[1] 《敦煌寫本道明和尚還魂故事研究》，收入《山鳥下聽事，簪花入酒中——唐五代文學論叢》，中正大學國文學系，1998年，第693—735頁。

[2] 蕭登福《敦煌寫卷〈佛說十王經〉的探討》、《敦煌所見十九種〈閻羅王授記經（佛說十王經）〉之校勘》，收入《敦煌俗文學論叢》，臺北：商務印書館，1988年；杜斗城《敦煌本〈佛說十王經〉校錄研究》，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1989年；羅華慶《敦煌地藏圖像和“地藏十王廳”研究》，《敦煌研究》1993年2期；Stephen F. Teiser, *The Scripture on the Ten Kings and the Making of Purgatory in Medieval Chinese Buddhism*.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4年；羅世平《地藏十王圖像遺存與信仰》，《唐研究》四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張總《〈閻羅王授記經〉綴補研考》，《敦煌吐魯番研究》五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小南一郎《“十王經”的形成と隋唐の民衆信仰》，《東方學報》京都74，2002年，第183—256頁。

[3] 小田義久：《五道大神考》，載《東方宗教》48，1976年，第14—29；《吐魯番出土的隨葬衣物疏に見える五道大神について》，載《東洋史苑》48、49合刊，1997年3月，第10—30頁。

[4] 賈二強：《唐宋民間信仰》，下篇《唐宋民間信仰與宗教》“六、五道五通與五顯”，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第339—345頁。

[5] 見《華夏文明與傳世藏書——中國國際漢學研討會論文集》，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11月，第499—510頁。

土原有相近的思想概念或名物詞彙。不但譯經時如此，即在講經、解經亦復如此，而傳道弘法更是如此。中國佛教史上的“格義”佛學，六朝時以“道人”譯“沙門”等，都是大家熟知的事例。

佛教經典中閻羅王所居處的地獄，在早期漢譯中往往作“泥犁太山地獄道”或“太山地獄”。之後，閻羅的地位逐漸進入中國幽冥世界，職權也逐漸擴大。隨之而來，部屬漸次增多。“五道大神”便是其中的一位。

在中國，五道大神原屬泰山府君的部屬，而由於佛教地獄觀，死後世界有輪迴，其途有五道，因而“五道”也就成為佛教常用的概念與詞彙，而出現在早期漢譯經典中。如東漢安世高譯的《佛說阿含正行經》就有：“我已脫身於天下及五道：一者天道，二者人道，三者餓鬼道，四者畜生道，五者泥犁道。”<sup>〔1〕</sup>佛教的五道是說世間一切衆生都要根據現世的作為在這五道中往復輪迴，而“五道大神”就是與佛教五道密切相關的一位神明。

原始佛教經典的《增壹阿含經》中常出現“五道大神”。如東晉罽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397—398）譯的《增壹阿含經》卷第二十七《邪聚品第三十五》說：

五道大神遙見笑，即隱其形而作人像，來至優頭槃所而給使令。……是時，五道大神告毘舍羅先曰：“長者可以湯相惠，必當獲福無量，當得甘露之報。”是時，長者報曰：“我自有五道大神，用此沙門為能加益何等事？”……爾時，五道大神復重語長者曰：“汝好自守護身、口、意、行。汝不知五道大神之威力乎？”是時，五道大神即化作大鬼神形，右手執劍。語長者曰：“今我身者是五道大神。速與此沙門湯，勿足稽留！”是時，長者便作是念。甚奇！甚特！五道大神乃供養此沙門。即以香湯授與道人。復以石蜜授與沙門。<sup>〔2〕</sup>

文中五道大神化作人形供佛陀侍者優頭槃使喚。勸長者送熱水供養沙門洗浴，以獲取福報。並勸長者守護身、口、意、行。同時還化作大鬼神形，向長者顯現威力。終使長者以香湯、石蜜供養沙門。這裏“五道大神”化作大鬼神形，右手執劍，分明已具有武將的形象。三國吳月支支謙所譯的《太子瑞應本起經》，對於五道大神的人物、名稱、形貌與職司的描述，更為清楚。他說：

（太子）即起上馬，將車匿前行數十里，忽然見主五道大神，名曰賁識，最獨剛強，左執弓，右執箭，腰帶利劍，所居三道之衢：一曰天道，二曰人道，三曰三惡道，此所謂死者魂神，所過當見者也。太子到，問何道所從。賁識惶懼，投弓、釋箭、解劍，逡巡示以天道曰，是道可從。<sup>〔3〕</sup>

支謙所譯的《太子瑞應本起經》是較為集中記載釋迦傳記的佛典，類似的譯述，稍後還有敦煌菩薩竺法護所譯的《普曜經》。《普曜經》卷第四《告車匿被馬品第十三》也說：

於是菩薩稍進前行，睹五道神名曰奔識，住五道頭，帶劍、執持弓箭。見菩薩來，釋弓投箭，解劍退住。尋時稽首菩薩足下，白菩薩曰：“梵天之際，天王見敕。

〔1〕《大正新脩大藏經》第二冊，No. 151《佛說阿含正行經》，第884頁。

〔2〕《大正新脩大藏經》第二冊，No. 125《增壹阿含經》，第698—700頁。

〔3〕《大正新脩大藏經》第三冊，No. 185《太子瑞應本起經》，第475頁。

守五道路，不知如之。愚不敏達，惟告意旨。”菩薩告曰：“雖主五道，不知所歸。源所從來，五戒爲人，十善生天。慳墮餓鬼，觺突畜生，十惡地獄。無五趣行，便歸人本；不慕五趣，以無五陰三毒六衰，則是泥洹。不處生死，不住泥洹，便不退轉，受菩薩決。無所從生，靡所不生。於諸所生，悉無所生。卿持俗刀，五兵宿衛。吾執智慧無極大劍，斷五趣生死。”〔1〕

《普曜經》是一部大乘佛教所推崇的經典，內容是有關釋迦牟尼生平事跡的傳說。雖經過大乘部改寫，然其中還保存許多古老的材料，且深具文學性。此經漢譯本成立於晉永嘉二年（308）〔2〕。經文中對五道大神有著相當具體的描寫。說：五道大神名叫奔識，住五道頭，手持弓箭，身佩利劍。一次，菩薩前來，奔識一見，連忙解下武器退在一旁，並拜倒在菩薩跟前，對菩薩說：“在梵天之際，天王就下敕讓我守在五道之路，我生性不敏，不知如何是好，還望菩薩指點。”

可見佛教五道大神的來源甚早，既然在佛陀傳記中出現，那麼他的存在時代當更早。可能起於印度原有的文化。佛經裏所說的五道，又譯作五趣。梵文 Pañca-gatayah!，指衆生根據本身的善惡行爲死後將處於地獄、惡鬼、畜生、人、天等五種趨向輪迴轉生。支謙譯的《太子瑞應本起經》中五道大神名曰“責識”，竺法護譯的《普曜經》中五道神名曰“奔識”，顯然都是梵文前二音節“Pañca”的音譯。

《太子瑞應本起經》中清楚地描述了五道大神名爲責識，性情剛強，左手執弓，右手執箭，身上佩帶利劍，站在天道、人道及三惡道的入口處，掌控死者神魂的出入。可見五道大神的形象、職能在此已相當的明確。唐武則天時譯經大師義淨，在他所譯的《根本說一切有部百一羯磨》卷九中，有一小注提到：當時印度除佛教外，還有所謂的天授種族，他們的儀典法規與佛教近似，同時也有五道輪迴的主張，其修習的經典也稱三藏〔3〕，所指的可能就是印度原有的婆羅門教。所以五道大神很可能也是源自佛教以前印度原有的神明。

### 三、敦煌寫本中的五道大神

吐魯番文書所見的隨葬衣物疏共有 60 多件，其中有 23 件內容出現有“五道大神”，均係高昌國時期的隨葬衣物疏，明顯的是佛教觀念爲主的。其中，年代最早的是阿斯塔那 170 號墓出土的章和十三年（543）孝姿隨葬衣物疏。

《孝姿隨葬衣物疏》可說是高昌時期隨葬衣物疏穩定格式的代表，而且全文完整。茲摘錄部分原文以見一斑：

〔1〕《大正新大藏經》第三冊，No. 186《普曜經》，第 507 頁。

〔2〕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卷七著錄《普曜經》云：“《普曜經》永嘉二年（308）太歲在戊辰五月本齋菩薩沙門法護在水寺手持胡本，口宣晉言，時筆受沙門康殊帛法巨。”見《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55 冊，No. 2145，第 48 頁。

〔3〕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根本說一切有部百一羯磨卷第九》“遑惱衆教白四”：“現今西方在處。皆有天授種族出家之流。所有軌儀多同佛法。至如五道輪迴。生天解脫。所習三藏。亦有大同。無大寺舍。居村塢間乞食自居。多修淨行。胡蘆爲鉢。衣但二巾。色類桑紵。不餐乳酪。多在那爛陀寺。雜聽諸典。曾問之曰。汝之軌式。多似大師。有僻邪處。復同天授。豈非天授之種胄乎。彼便答曰。我之所祖實非天授。此即恐人嫌棄拒諱不臣耳。此雖多似佛法。若行聚集。則聖制分途。各自爲行。別呈供養。”見《大正新脩大藏經》24 冊，No. 1453，第 495 頁。

1. 故樹葉面衣一枚 故繡羅當一枚 故錦襦一枚領帶具
2. 故錦褶一枚領帶具 故緋綾襦二枚領帶具 故紫綾
3. 褶二枚領帶 故緋綾襖三枚領帶具 故白綾大衫一枚領帶
4. 具 故白綾少衫一枚領具 故黃綾裙一枚攀帶具

(中略)

12. 章和十三年水亥歲正月任(壬)戌朔,十三日甲戌,比丘果願
13. 敬移五道大神。佛弟子孝姿持佛五戒,專修
14. 十善,以此月六日物故,逕(徑)涉五道,任意所適。右上
15. 所件,悉是平生所用之物。時人張堅固,季(李)
16. 定度。若欲求海東頭,若欲覓海東辟(壁)
17. 不得奄遏停留,急急如律令。<sup>[1]</sup>

《孝姿隨葬衣物疏》的內容,前面部分紀錄死者隨葬的各種物品名稱、數量,之後“章和十三年水亥歲正月任(壬)戌朔,十三日甲戌”則是下葬的時間。“水亥”歲,即太歲在“癸亥”,因“北方壬癸水”,所以以“水”代“癸”。而“比丘果願敬移五道大神”,則顯然是透過高僧果願的協助,向五道大神來進行溝通,可見僧人擔任喪葬法事工作已甚為明顯了。“佛弟子孝姿持佛五戒,專修十善,以此月六日物故”,是比丘果願向掌管冥間五道入口的“五道大神”通報:死者孝姿係佛弟子,在家受持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兩舌,不飲酒等五種制戒;一心專修十種善行。

孝姿於章和十三年正月六日死亡,亡者靈魂“徑涉五道”,祈願五道大神能讓亡靈“任意所適”<sup>[2]</sup>。而衣物疏上所登錄的各個物件,皆係亡者生前所用的東西,頗有將死者隨葬物品移交給冥間,並請五道大神驗收的意味。

像這樣的隨葬衣物疏,可說是模擬陽間官府物品移交的公文而來,其格式也已趨於格式化。《孝姿隨葬衣物疏》可以說是此一時期的範本,也是佛教信仰文化進入中國傳統喪葬文化的一大發展。

2004年樊錦詩、彭金章《敦煌莫高窟北區B228窟出土河西大涼國安樂三年(619)郭方隨葬衣物疏初探》<sup>[3]</sup>一文中,提到1989年11月,敦煌研究院考古專業人員在對敦煌莫高窟北區瘞窟B228窟進行考古發掘時,發現了一件“河西大涼國安樂三年(619)郭方隨葬衣物疏”,其中有:“戒師元達,懺師僧生,咒願師元達,敬白太山府君,五道大神,當路官屬閻羅王等,釋迦弟子郭方,平生之日,行道精懃,奉修五戒十善,供養三寶,毫釐無犯。今以安樂三年二月十七日遷神過世,所過之處不得留執羈連,必須面奉聖尊,遊神靜立。”可早在北涼時期敦煌地區也已有佛道融合及“五道大神”流行了。

唐代是中國佛教的全盛時期,大規模的譯經、造經、經講、齋會活動,開窟、造像、

[1] 錄文見《吐魯番出土文書》二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1月,第60—61頁。

[2] “任意所適”句,除章和十三年《孝姿隨葬衣物疏》及延昌二年《長史孝寅隨葬衣物疏》,外其餘均改為“徑涉五道,幸勿呵留,任意聽過。”

[3] 見《敦煌學》第二十五輯(潘重規先生逝世週年紀念專號),2004年9月,第515—528頁。

繪製壁畫，更是佛教中國化、世俗化的重大發展期。此時，不論新譯的密教經典<sup>〔1〕</sup>，或中國撰述的疑偽經、靈驗記<sup>〔2〕</sup>；造像或壁畫，抑或是抄造經典、齋會活動的祈願文，都可以看到“五道大神”的蹤跡。唐臨於永徽三年（652）撰寫的《冥報記》，其中“唐睦仁菑”條中提到了“五道神”<sup>〔3〕</sup>。可見五道大神的信仰，到了唐代，從上到下，更形普遍。其職能也由六朝隨葬衣物疏中冥界的驗收者，更大為擴張，地位也隨之提昇，角色更形重要。

1900年莫高窟藏經洞的發現，為數近六萬卷的北宋以前的各類文書，為唐五代社會生活提供了寶貴的活化石。特別在約佔百分之九十的佛教文獻中，不論是經律論三藏，或齋會活動文書，各類發願文、祈請文中，充分反應了唐代的宗教信仰與文化的實況。另一方面，現存492個洞窟，為數45000平方公尺的壁畫、絹畫等，也為當時的生活情況留下鮮明的圖像。其中便有相當多與五道大神有關的文獻與圖像，充分呈現出唐五代五道大神信仰的發展情形。

佛教以抄造、講誦佛經具有無量功德。敦煌文獻中存在大量的寫經，其抄寫者有長安宮廷寫經，中原各地抄經，當然更多的是敦煌當地的寫經。參與抄造佛經活動者，上至皇室、貴族、大官、世家、豪族；下至僧人、信士、平民百姓。因此每卷抄寫的經卷後，每每有抄造佛經的祈請發願的題記。“五道大神”在敦煌寫本中也出現相當多，有出現在佛經卷尾的願文中，如《金光明最勝王經》、《四分戒》、《觀音經》等；有出現在《啟請文》、《結壇散食迴向發願文》、《散食文》、《兒郎偉》等；更有出現在與地藏十王信仰有關的《十王經》、《地藏十齋日》、《大乘四齋日》等有關文獻中。茲謹將各相關寫卷分類條列，並舉其要例說明如下：

#### （一）佛經寫本卷末題記願文中有“五道大神”者：

|                 |                |          |
|-----------------|----------------|----------|
| 1. 《金光明最勝王經》卷二  | S. 980. 日本龍谷大學 | 911年2月   |
| 2. 《金光明最勝王經》卷第二 | S. 6884        | 約十世紀     |
| 3. 《金光明最勝王經》卷第三 | 天津博物館 178      | 約十世紀     |
| 4. 《金光明經》卷四     | P. 2203        | 約十世紀     |
| 5. 《金光明最勝王經》卷四  | S. 2981        |          |
| 6. 《金光明最勝王經》卷第七 | 北圖麗字 72        | 約十世紀     |
| 7. 《金光明最勝王經》卷八  | 北圖新 0701       | 966—968年 |
| 8. 《金光明最勝王經》卷九  | P. 3668        | 911年2月   |
| 9. 《妙法蓮華經》卷六    | 日本龍谷大學         | 911年2月   |

〔1〕如唐善無畏等譯密教的儀軌《阿吒簿俱元帥大將上佛陀羅尼經修行儀軌》中有：“天曹地府、泰山府君、五道大神、閻羅大王、善惡童子、司命司錄。”見《大正新脩大藏經》21冊，第195；唐不空譯《供養十二大威德天報恩品》中也有：“焰魔天與諸五道冥官、泰山府君、司命行疫神、諸惡鬼等，俱來入壇場同時受供。”見《大正新脩大藏經》21冊，第384頁。

〔2〕如藏川述《佛說十王經》、《佛說閻羅王授記四衆預修生七往生淨土經》等；《懺悔滅罪金光明經傳》等。

〔3〕見方詩銘輯校《冥報記》，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3月，第26—28頁。

10.《四分律戒》

P. 3135

乙卯年(895?)

以下舉一二例，以見一斑。如北 1845《金光明最勝王經》題記：

敬寫《金光明最勝王經》一部十卷，右已上寫經功德並同莊嚴：太山府君、平等大王、五道大神、天曹地府、伺命伺錄、土府水官、行病鬼王，並役使府君、諸郎君及善知識、胡使、錄公使者、檢查歷官、舅母關官、保人可轉及新三使、風伯雨師等，伏願哀垂，納受功德，乞延年益壽。

S. 980《金光明最勝王經》、P. 3668《金光明最勝王經》題記同為皇太子李暉因男弘忽染病疾，非常困重，而發願抄寫此《金光明最勝王經》，抄完經文後，末尾的發願文相同。都是希望藉抄經功德祈求諸佛、菩薩、衆神明及一切幽冥官能慈悲救護，其男李弘病體能早日痊癒，增益壽命。全文如下：

辛未年二月四日，弟子皇太子李暉，為男弘忽染病疾，非常困重。遂發願，寫此《金光明最勝王經》。上告一切諸佛、諸大菩薩摩訶薩及太山府君、平等大王、五道大神、天曹地府、司命司錄、土府水官、行病鬼王、疫使，知文籍官、院長押門官、專使、可官，並一切幽冥官典等。伏願慈悲救護，願弘疾苦早得痊平，增益壽命。所造前件功德，唯願過去未來，見在數生已來所有冤家債主、負命者，各願領受功德，速得升天。

又 S. 2981《金光明最勝王經》題記：

右已上寫經功德，並同莊嚴：平等大王、五道大神、太山府君、伺命伺錄、天曹地府、土府水官、行病鬼王、並役使府君諸……發心功德李順子、張瀛寫。

又 P. 3135《四分戒》題記：

乙卯年四月十五日，弟子索清兒為己身忽染熱疾，非常困重，遂發願寫此四分戒一卷。上為一切諸佛、諸大菩薩、摩訶薩及太山府君、平等大王、五道大神、天曹地府、司命司錄、土府水官、行病鬼王、疫使、知文籍官、院長、押門官、專使、勾檻官並一切幽冥官、典等。伏願……

這些題記、發願文中，臚列佛、菩薩及各級冥界神明，存在著一些特殊的現象：一是幾乎所抄寫的經典都是《金光明最勝王經》，也就是武則天時敕令義淨菩薩新譯的十卷本；其次是發願文中提及“五道大神”時，均與“太山府君”、“平等大王”一起。

從北魏以來，閻羅王主宰冥界，而五道大神為其部屬，這一關係相當清楚。在北魏樊奴子造像碑便有“五道大神”與閻羅王一並出現的畫面。敦煌寫經題記中五道大神與平等大王、太山府君一起，卻唯獨不見閻羅王，顯然此一時期“平等大王”就是“閻羅王”，只是當時習慣用意譯的“平等大王”而已。所以《懺悔滅罪金光明經傳》中有閻羅王“帖五道大神檢化刑案”，而《金光明最勝王經》題記有“平等大王”，無“閻羅王”。6世紀初南朝梁武帝蕭衍集《慈悲道場懺法》中已有閻羅王、泰山府君和五道大神的組合：“閻羅王、泰山府君、五道大神、十八獄主並諸官屬，廣及三界六道……”〔1〕

〔1〕《大正新脩大藏經》45冊，No. 1909，第951頁。

## （二）一般啟請文、迴向發願文等

在佛教與道教的信仰中，有特別重大的活動舉行時，必然會有結壇、散食等儀式，當然也會有起請啟神明，同時還會將此法會功德迴向各方人神。在敦煌這類文獻中不厭其煩將所要奉請或迴向的諸神名號一一臚列，從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時敦煌的民衆信仰的衆神。當然幽顯神祇中的“閻羅天子、五道大神、太山府君”等也在其中，茲謹舉一二例子，條錄如下：

1. 《迴向發願》：S. 1924、S. 3875、S. 5957、S. 5456

……十方諸佛、諸大菩薩、羅漢聖僧、天龍八部、幽顯神祇、閻羅天子、五道大神、太山府君、察命司錄、天曹地府、六道冥官、善惡童子，更願有天眼者遙見，有天耳者遙聞……

2. 《諸雜齋文一本》啟請文：S. 5957、P. 2855、P. 3332

……又〔更啟〕請三界九地、二十八部、那羅延神、散諸大將、金剛密跡、轉輪聖王、護伽藍神、三歸五戒、菩薩藏神、閻羅天子、噉人羅刹、行病鬼王、五道大神、太山府君、察命司錄、五羅八王、三月六傳、奉使考典、預定是非、善惡童子、大阿鼻嶽、羅刹夜叉、小柰落迦、牛頭嶽卒，諸如是等雜類鬼神……

3. 《結壇散食迴向發願文》：台灣中圖 136、S. 2144、S. 3427、北圖 7677

……奉請三界九地、二十八部、那羅延〔神〕、散諸大將、金剛密跡、轉輪聖王、護伽藍神、三皈五界（戒）、菩薩藏神、閻羅天子、噉人羅刹、行病鬼〔王〕、內外五道大王、太山付（府）君、察命司錄、五羅八王、三目六付（府）、奉使考典、預定（定）是非、善惡童子、大阿鼻嶽、夜叉羅刹、小□□（柰洛）迦、牛頭嶽卒，諸如是等雜類鬼神

4. 《結壇散食迴向發願文》：S. 3427、S. 5589

……遂請□□（下方）窈冥神理、陰道宮察、閻摩羅王、察命司錄、太山府君、五道大神、左膊右肩、善惡童子、鑒齋巡使、行道大王、吸□（氣）收魂、判命主吏、六司都長、行病鬼王、內外通申、諸方獄卒，又請四神八將、十二部官、太歲將軍、黃幡、豹尾、日遊月□（建）、黑赤星神、八卦北宮、陰陽之主，井竈碓磑、門戶妖精、街坊巷神、倉庫執捉、山河靈異、水陸神仙、□（宮）殿非人、樓臺魍魎等並諸眷屬……

這些《迴向發願》、《啟請文》、《結壇散食迴向發願文》，啟請、發願的對象都是冥界的神明、大王、鬼差、吏役、獄卒等，而伴隨“五道大神”出現的，除了前舉《金光明最勝王經》等寫經題記發願文中出現的“太山府君”外，還出現前舉所無的“閻羅王”，至於前舉一起出現的另一位“平等大王”則完全不見，似乎是以“閻羅王”代替了“平等大神”。蓋閻羅王爲梵文“Yamarāja”的音譯，或作“焰摩羅王”；“平等王”則是義譯〔1〕。

〔1〕唐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五“爛魔鬼界”條：“梵音爛魔，義翻爲平等王，此司典生死罪福之業……役使鬼卒於五趣之中，追攝罪人，捶拷治罰，決斷善惡。”見《大正新脩大藏經》54冊，No. 2128，第338頁。

### （三）驅儺《兒郎偉》

唐五代期間民間祭祀除煞儀式中，流行一種驅儺取吉叫《兒郎偉》的歌辭。敦煌寫本中保存相當多件，如：P. 2055、2058、2569、2612、3270、3302、3468、3552、3555、4012、4055、4976、4995，P. t. 113，S. 2055、6181、6207、Dx. 1028、2171 等。這些歌辭根據內容來看，他的使用，主要可分為：歲暮送故迎新的驅儺文；婚禮祝願的障車文；建築新房的上樑文。用作驅儺文、打鬼詞的《兒郎偉》歌辭中，出現掌管冥界鬼魂的“五道大神”來統領打鬼部隊，當是極其自然的事。茲謹略舉一二例，說明如下：

#### 1. 《兒郎偉》驅儺詞：P. 2058V

若說開天闢地，自有皇（黃）帝軒轅。押伏名（冥）司六道，並交守分帖然。五道大神執按，驅見太山府君。尋勘浮游浪鬼，如何惱害人天！盜賊夜行街巷，偷劫諸處財錢。不曾受（富）貴快樂，長時枷鎖相連。羊司鬼迴長改短，一心減削於官。草場多無貯積，功事恆日不全。設司未便麵麥，一升梧桐淚□前。鄉官鬼恐嚇合郡，百姓並總稱怨。造食鬼多費麵米，飯食同吹（炊）上天。已前都為一隊，領過閻羅王邊。牛頭鑽心拔舌，獄卒鐵叉來剗。驅入阿鼻地獄，無因得到人間。不是驅儺虛妄，不信者問取明賢，自從今年之後，長幼無病安眠。

#### 2. 《兒郎偉》：S. 2055V

……大王福如山嶽，門興壹宅光輝。今夜新受節義（儀），九天龍奉（鳳）俱飛。五道將軍親至，虎（步）領十萬熊羆。衣領銅頭鐵額，魂（渾）身總著豹皮。教使朱砂染赤，咸稱我是鍾馗。捉取浮游浪鬼，積郡掃出三峽。學郎不才之慶（器），敢請宮（恭）奉 [□□]。 音聲

“尋勘浮游浪鬼，如何惱害人天！”、“捉取浮游浪鬼”，五道大神抓鬼的職責極為明顯；驅趕這些孤魂野鬼去陰曹地府見太山府君完成他的任務。五道大神驅儺打鬼的陣仗，“步領十萬熊羆。衣領銅頭鐵額，渾身總著豹皮”，簡直就是鬼王鍾馗。

### （四）與十王信仰有關的經典、儀範

中國佛教幽冥信仰隨著經典的翻譯與佛法的弘揚，經歷六朝的交流與融合，到了唐代中國化、世俗化的佛教發展更為快速，許多為調和文化而撰述的所謂疑偽經，一時蠡出。敦煌寫卷中，便保存了極為豐富的疑偽經<sup>[1]</sup>。日人牧田諦亮《疑經研究》一書，曾就敦煌寫本中的疑偽經及日、韓等國所保存的疑偽經加以總結，進行系統的探究。而將中國的疑偽經依其撰述意義分為：“迎合主權者之心意”、“批判主權者之施政”、“考索中國傳統思想調和與優劣比較”、“鼓吹特定的教義與信仰”、“標示現存特定個人之名義”、“療病、迎福等迷信”等六類<sup>[2]</sup>。

〔1〕日本《大正新脩大藏經》第85卷“古逸部、疑似部”所錄便有數十種；方廣錫主編的《藏外佛教文獻》第一至第七輯，也校錄了12部敦煌疑偽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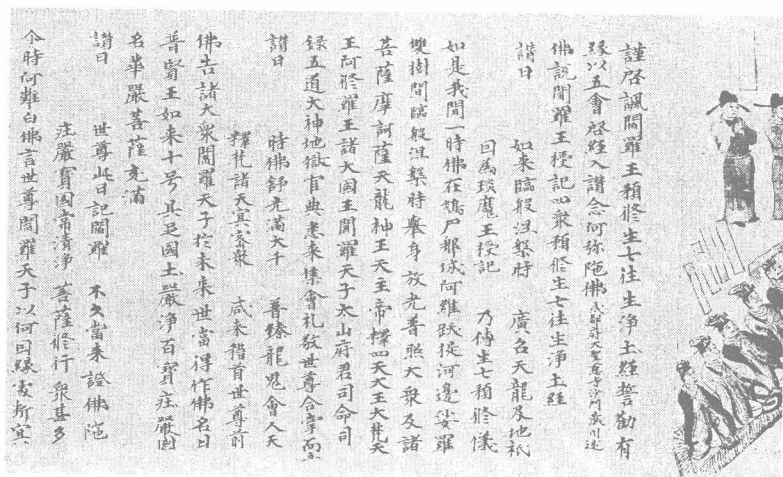
〔2〕參牧田諦亮：《疑經研究》，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76年03月，第40—84頁。

唐五代流行的《十王經》便是其中的一個系列。唐代前期冥界主宰“閻羅王、太山府君、五道大神”或“平等大王、太山府君、五道大神”經歷長期的發展，佛道與民間信仰的融合，一種對冥界十王的崇信與設齋供養的活動廣為流行。其中的冥主更擴編為十王。即：秦廣王、初江王、宋帝王、五官王、閻羅王、變成王、泰山王、平等王、都市王、五道轉輪王。晚唐、五代，這種祈求死後免受地獄之苦，轉生極樂好處的信仰觀念和修持活動，大為風行，儼然成為民間世俗宗教的主流，特別是六道輪迴、因果報應的說法深入人心，佛道的打齋葛亡，更以為亡人作“七七”、“百日”、“週年”、“三年”齋忌結合，成為中國喪葬文化禮俗的主體。《十王經》便是這一氛圍下，民間信仰與佛教信仰融合最具代表的經典。

### 1. 《十王經》

敦煌寫本的《十王經》，有各種異本與異稱。如《閻羅王授記四衆逆修生七往生淨土經》、《地藏菩薩發心因緣十王經等》、《閻羅王授記勸修七齋功德經》、《閻羅王經》、《閻羅王授記經》、《閻羅授記經》、《十王經》、《地獄十王經》、《勸修七齋功德經》等。英、法、北京等圖書館藏有 S. 3961、P. 2870、S. 3147、P. 3761、P. 2815 等二十多件。內容主要敘述佛在鳩屍那臨涅槃時對諸大眾宣說應於每月十五、三十兩天預修往生齋。如家有新死人者，則應於百日、三年的忌日，請地獄十王的名字建齋，為死者修功德，由這些功德可使死者解脫地獄之苦而往生淨土。

在二十多件寫卷中，內容基本相同，文字互有差異。根據型態，則可分為甲、乙兩種。敦煌本《閻羅王授記經》同時還有一種帶有贊文的本子，即每隔數句經文，後便有一段偈頌以總括這幾句經文的大意，並發願勸善。這種帶有贊文的寫卷，尾題一般作《佛說十王經》。據記載，贊文係成都府大聖慈寺沙門藏川所撰。按：《元和郡縣圖志》卷三十一劍南道載：“天寶元年，改蜀郡大都督府，十五年玄宗幸蜀，改為成都府。”<sup>〔1〕</sup> 據地理沿革則十王的出現當以天寶十五年為上限。此外，S. 3961、P. 2003、P. 2870、P. 3961 等還附有十王的插圖。下圖為法藏 P. 2003 帶圖《佛說十王經》卷，並錄有開頭及有關“五道大神”及“五道轉輪”等相關部分，文字如下：



〔1〕 見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三，收入《四庫全書》第468冊，第512頁。

謹啟諷閻羅王預修生七往生淨土經。誓勸有緣以五會啟經入贊念阿彌陀佛。

成都府大聖慈寺沙門藏川述

佛說閻羅王授記四眾預修生七往生淨土經

贊曰：如來臨般涅槃時，廣召天龍及地祇。

因為琰魔王授記，乃傳生七預修儀。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鳩屍那城阿維跋提河邊娑羅雙樹間，臨般涅槃時，舉身放光，普照大眾及諸菩薩、摩訶薩、天龍神王、天主帝釋、四大天王、大梵天王、阿修羅王、諸大國王、閻羅天子、太山府君、司命司錄、五道大神、地獄官典，悉來集會，禮敬世尊，合掌而立。

（中略）

第十三年過五道轉輪王：

贊曰：後三所歷是關津，好惡唯憑福業因。

不善尚憂千日內，胎生產死拔亡人。

## 2. 地藏十齋日

敦煌寫本還有一種中國歷代經目未錄及藏經未收的佛教儀範《地藏菩薩十齋日》，這是伴隨著十王信仰的流行而衍生出來的。《佛說十王經》雖然也可以為生者自己預修生七齋，但營齋主要還是以追葛亡者為主，特別是與中國傳統喪禮中小功、大功、小祥、大祥等守喪制度結合。《地藏菩薩十齋日》、《大乘四齋日》等則是專為生者修福避不祥而持齋的。內容是講在每月的十個特定的日子之中，有哪些天神下界巡檢；在何日應念誦哪些佛、菩薩之名，持齋念佛可獲不墮何種地獄，以及免罪多少劫的功德<sup>〔1〕</sup>。敦煌寫本中這類寫本不少，主要有《玄奘法師禮拜逐月有十齋日》：S. 2565、S. 4175、P. 3809；《地藏菩薩十齋日》：S. 2568、S. 4443V、S. 5541、S. 5892、S. 6897、P. 3011。上海博物館 48（41379）之 30；《大乘四齋日》：S. 2567、P. 3795。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本。各寫本基本都是十王信仰流行下的僧俗日常遵循的宗教儀範，基本性質相同，內容也大同小異。以下謹錄《每月有十齋日》以供參考：

每月十齋日

月一日童子下 此日齋者不墮鐵樹地獄

八日太子下 此日齋者不墮鐵犁地獄

十四日司命下 此日齋者不墮鑊湯地獄

十五日五道大神下 此日齋者不墮鋸解地獄

十八日閻羅王下 此日齋者不墮糞屎地獄

廿三日天大將軍下 此日齋者不墮銅柱地獄

廿四日察命下 此日齋者不墮黑暗地獄

廿八日太山府君下 此日齋者不墮鐵床地獄

〔1〕 參法國蘇遠鳴《敦煌寫本中的地藏十齋日》，收入《法國學者敦煌學論文選粹》，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12月，第391—429頁。